

染血的残吻

独孤敏
著



西安出版社

染血的残吻

独孤敏 著

西安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5 号

责任编辑 李成锁

染血的残吻

独孤敏 著

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18.875 印张 45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80594-194-7/I·35

定价:14.80 元(上、下册)

序 言

悠悠的历史长河，流传着许多美丽、古老的传说。这些美丽的传说，无不充满了缠绵悱恻、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这些爱情故事，有的结局是大团圆，有的结局很悲惨。

结局悲惨的，往往是因为恋爱双方的社会地位太悬殊。

只有当好心的讲述者，用“升官”或“发财”的方式拉近双方的距离，使之“门当户对”时，才能给以完满的结局。

门当户对本是个畸型的爱情观。

可是，在那个畸型的社会里，真正的爱情是要被扼杀的，而畸型的爱情却不断繁衍，生生不息。

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市井小民，甚至挎刀带剑的江湖人，都被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深深地束缚着——

名门淑女，必须嫁给学士才子；富贵子弟，决不能娶贫女为妻。甚至皇家招驸马，也必须去招名将名臣之子！否则就被视为不合世俗，视为大逆不道，就会被整个社会舆论所嘲弄。

世俗的力量是强大的，敢于反抗的人并不多。

但并不是没有。

杀手状元独孤龙就是一个反抗者。

独孤龙只是一个杀手。在帝王将相眼里，杀手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可他偏偏同地位尊贵的皇家公主李秀枝相爱了。

彩凤焉可许配给乌鸦？他们的爱情根本不合世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难有美满的结局。

李秀枝深深地感到了压力。一方面是舆论压力，这些压力来自皇宫的众后妃，众公主。对此，李秀枝尚能处之泰然，因为她本就不是个拘泥于俗礼的公主，所以并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不过，对于另一种压力她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岂止是不能等闲视之，简直就难以承受了，那就是来自她的父亲——当今天子李亨方面的压力！

普天之下，敢于违抗皇命的人并不多。

李秀枝她敢吗？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神秘凶案.....	(1)
第二章	染血的吻	(19)
第三章	杀手聚会	(40)
第四章	一路陷阱	(62)
第五章	吝啬富翁	(83)
第六章	可怜迷娇.....	(102)
第七章	设计诬陷.....	(122)
第八章	无影现身.....	(142)
第九章	生死关头.....	(163)
第十章	杀手脱困.....	(182)
第十一章	虎狼之争.....	(201)
第十二章	自相残杀.....	(220)
第十三章	狡兔走狗.....	(242)
第十四章	玩火自焚.....	(263)
第十五章	情人的刀.....	(284)

下 部

第十六章	情利之间.....	(1)
第十七章	残杀情人	(21)
第十八章	高下之分	(41)
第十九章	世家之后	(59)
第二十章	进入绝境	(80)
第二十一章	雨中孤客.....	(100)
第二十二章	孤龙脱困.....	(120)
第二十三章	死亡边缘.....	(140)
第二十四章	错过良机.....	(159)
第二十五章	大鬼小鬼.....	(177)
第二十六章	孤龙堕落.....	(196)
第二十七章	恶人克星.....	(215)
第二十八章	鼯鼠之性.....	(235)
第二十九章	机关算尽.....	(250)
第三十章	终成眷属.....	(267)

第一章

神秘凶案

独孤龙并不知道李秀枝正处于痛苦之中。

李秀枝也不敢把她心中的痛苦告诉独孤龙。

此刻他们正要别离。

独孤龙将要到华阴一带去查探一件凶险莫测的武林凶案。

以前去查探的三批人马都莫名其妙地暴死荒丘。独孤龙此去必定时刻面临着危险，他不能受任何干扰，必须全力以赴。

所以李秀枝不能告诉独孤龙那些分他心神的事。她要独自咀嚼这份痛苦。

时已近秋。

长亭外，小桥边，芳草碧连天。

古城已远。城头在浩缈的烟波中隐约可见，幽幽咽咽的箫声时有所闻，其声凄切。

细雨连绵。

雨珠洒落在河面上，那原本波平如镜的河水，像风吹草原般起了皱褶，一圈又一圈。

独孤龙撑起了油伞。李秀枝像个怕冷的小鹿，缩在油伞下。

微风阵阵，轻轻撩起两人的发丝，吹起他们的衣角……风并不冷，李秀枝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她幽怨地凝注着独孤龙。美丽的双瞳，柔情似水。在如水柔波中，有道不尽的依恋不舍，也有深秋般的悲凉和风雨般的凄苦。

独孤龙没有站在油伞下。

他向来不喜欢任何东西压在头顶。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电闪雷鸣，他都能用自己的身心去迎受。

雨越下越大，雨点落在独孤龙身上，仿佛落在铁砧上，滴嗒响着。他兀立在风雨中，就像一块冷峻的山石。

“站到伞下来。”李秀枝说。

独孤龙笑了笑。

“送人千里，终有一别。你该回去了。”他劝李秀枝。

“不！”

李秀枝咬着下唇，下唇多了两个浅浅的齿痕。她说：“我不愿离开你。”

独孤龙拍着李秀枝的香肩，爱怜地说：“我们分别不会太久。我很快会回来的。”

回来后又是一种什么情形？还会保持现在的关系吗？李秀枝默默问自己，仰起脸，目中泪光莹然，“你一定要

保重，一定早点回来！”

独孤龙擦去李秀枝眼角的泪花，道：“瞧你，倒像个小孩子……”

李秀枝垂下头，黯然想：你哪知我心中的愁苦啊！良久，抬头苦笑：“我忍不住……”

独孤龙道：“我要走了，你给我好好笑一下。”

李秀枝强忍愁苦，嫣然一笑。依然是一种苦笑，带泪的笑。这一笑，使她的脸容如风雨中的月季花，比平时更美，更令人怦然心动。无论她怎样掩饰，目中的凄凉和无奈还是明显地露了出来。

李秀枝道：“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

独孤龙问：“什么预感？”

李秀枝转过头，注目远方。

天色很暗。铅色的云团，沉沉欲坠，又悬住似的不肯下落；远山远树掩映在雨幕中；小河的下游，一个蓑笠汉子坐在岸边大石上，垂钓水中。

李秀枝的声音，如从远方吹过一阵无力的风：“我担心我们的分别将会很久，也许……永远再无相见之日。”

独孤龙双手捧着李秀枝的脸颊，注视着她的眼睛，道：“你放心，天下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能将我们分开！”

四目久久相对，谁也不肯移开。

李秀枝道：“我会记住你的话。”停了停忽然又道：

“答应我，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保重自己！”

独孤龙不知道话中的隐喻，笑道：“放心，为了你，我会的。”

李秀枝道：“瞧你的身上，落满了雨水。”掏出洁白的丝绸汗巾，欲擦独孤龙脸上的水。

不知为什么，她的手抖了一下，汗巾跌落下去，一阵风把它吹入河水，向下流漂去。

独孤龙道：“我去捞它上来。”

李秀枝道：“算了。”

独孤龙已经转过身，趟入河水中。

小河并不深，也不很宽，却很清澈，水流也很急，只一眨眼的功夫，汗巾就漂下了五丈多远，距钓鱼的蓑笠汉子已不过八尺多了。

独孤龙飞步纵上前，伸手抓向已湿透的汗巾。蓦见眼前白光一闪，那蓑笠汉子的鱼钩已钓住了汗巾。汗巾长了翅膀般落到了蓑笠汉子的脚前。

独孤龙直起腰，准备向蓑笠汉子拱手致谢，但当他的目光落到蓑笠汉子的身上时，忽然发现自己想错了。

蓑笠汉子连独孤龙看也未看一眼，仍然悠然自得地在那里钓鱼。鱼钩依然在他脚前的水中。汗巾挂在钩子上，如一条银色的大鱼，在水流冲激下，不住飘动着。

他的手枯瘦、细长而白皙，雨滴落在手上，自动凝成水珠，滚入地下。那手背竟是滴水不沾，十分干燥！

这绝不是一双种田钓鱼的手。

是杀人的手！

他身旁放着一柄刀。很宽的刀。

黑色的鲨鱼皮刀鞘，黑色的刀柄。那刀的锋口大概也是黑色的吧？它虽放在地上，不在手中，但独孤龙分明感到，那鞘中的刀仿佛已有生命和灵性，时刻都会破鞘而出！

独孤龙相信，这柄刀必定饮过无数江湖豪杰的热血，所以才会有—种魔力，一种伺机出鞘再饮人血的煞气！

可是在这里最可怕的并不是刀，而是人。

蓑笠汉子虽然很随便地坐着，然而随时都会向他发出—种最凶猛的攻击；身上似乎别无它物，但每一个部位都可能射出一束暗器；更会在眨眼间抽出刀来，砍出致命的一刀！

只要这柄充满杀意和魔力的刀握在这双枯瘦修长的手中，独孤龙就得全力去应付。那一战必定是十分艰苦的。

独孤龙的瞳孔已在收缩。

蓑笠汉子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青气，令周身的雨珠变作雾气。他就像云雾中的一尊煞神。

他是谁？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独孤龙心在紧缩，但他绝不退缩。

此刻的情势也不容他去退缩。

独孤龙拱拱手，缓缓道：“下雨天钓鱼，尊驾真是好

兴致。”

蓑笠汉子仍注目河水，淡然道：“下雨天出远门，你的兴致也不错。”

独孤龙碰了个软钉子，一笑道：“在下听人说，古时姜子牙渭水边钓鱼，其意并不在鱼而在钩王铎侯。尊驾今日为的是什么？”

蓑笠汉子道：“我钓的不是鱼，当然也不是王和侯。”

独孤龙笑着等待下文。

蓑笠汉子望着鱼钩上的汗巾，声音如雨水般冰冷：“我铎的是龙。”他突然侧过头，凝注着独孤龙双目，一字一顿道：“铎的就是你这条龙！”

独孤龙在蓑笠汉子的逼视之下，毫不畏怯地说：“承蒙抬爱，甚感荣幸。可惜在下只是一条假龙。”

蓑笠汉子笑道：“假龙也罢，真龙也罢。今天我已铎着了你的鼻子。”

笑容突敛，冷冰冰接道：“你今天既撞到我的钩上，就一定不会感到愉快。”

独孤龙道：“能令在下不愉快的人，天下并没有几个。”

蓑笠汉子道：“我恰好是其中之一。”

独孤龙道：“是吗？倒要请教了。”

蓑笠汉子道：“我今天是为阻你前去华阴而来的。”

终于谈到了正题上。

独孤龙沉了沉，问：“你以什么身份来相阻在下？”

要阻止他前往华阴，不外有两个理由：一是关心他的安全，不愿他前去冒险；二是怕他探出凶案真相。出于第一种理由的，自然是友；出于第二种原因的，当然是敌了。

所以独孤龙先问对方的身份。

只有问清身份，才能决定用什么方法对付这个人。

独孤龙相信，以此人的气度、武功，当不是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屑小之辈。

蓑笠汉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反问道：“你了解那件事吗？”

独孤龙道：“我会了解的。”

他的话回答得很巧妙。

对于那件凶案，他当然听到了许多传说。

世上有许多人，仅凭道听途说，就断言某件事的真相如何，甚至比旁观者还“清楚”。独孤龙绝不是这种人。

有许多事，即使你亲眼所见，也未必知道真相，更何况仅是别人添了油加了醋的变了味的传说？

蓑笠汉子道：“你可以问我了解。”

独孤龙冷笑道：“我凭什么相信你？”

蓑笠汉子道：“你不必相信我。你可以用你的脑袋去分析。”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他们的话都该去听。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独孤龙道：“那么请说。”

蓑笠汉子注视着独孤龙，一笑而道：“三十六万两银子连同押解的官兵、车夫及五名镖局的好手，突然间失去了踪影。你相信这是真的吗？”

独孤龙道：“我相信。”

蓑笠汉子道：“那个地方左面是山，右面是悬崖，只有一条一丈来宽的路。奇怪的是，所有的东西到那里都消失了，车、马、甚至车辙印都不见了，就像上天了入地了。”

独孤龙道：“悬崖下是什么？”

蓑笠汉子沉思着说：“下面是一片谷子地。谷苗完好无损，毫无东西砸下的痕迹。”

独孤龙道：“这确实是一件怪案。”

“岂止于怪？”蓑笠汉子哼哼笑道：“最可怕的还是后来发生的事。”

独孤龙“哦”了一声。

蓑笠汉子冷声道：“前去查探的十三名武林好手均死得莫明奇妙。”

他仰天长叹一声，接道：“只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死的。”

一个人若不明白自己是怎样死的，岂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独孤龙沉默了下来。

风愈寒，雨更大，整个空气都似受到蓑笠汉子声音的感染，更加凄凉了几分。

无边的风中，传来李秀枝的呼唤：“独孤龙，你快过

来。”

蓑笠汉子道：“第一批送命的是云风、雨笑和雷闪。”
三个捕头。

这三个捕头独孤龙虽没有见过，却常听人提起。他们的声名于两年前就响遍了天下。

他们年龄都不大，是捕快里的后起之秀。

出道不过三年时间，已联手破获了八宗武林奇怪。

尤其是云风，曾于十天之内破获同州府五万两官银失窃案；单骑单刀闯入潼关清风堡，斩杀飞盗十一人，鼎鼎大名如日中天。

曾有人断言，只要他们三人联手，天下没有破不了的怪案，也没有捉不回的强盗。

蓑笠汉子冷笑道：“可惜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赶到出事地点，就变作了三具腐尸。”

“他们均死于刀剑之下，一个被刺穿了咽喉，一个被割掉了脑袋，一个被拦腰劈作了两段。”

蓑笠汉子一口气说完，嘲讽般反问：“可怕不可怕？”

“能吓住一些人。”独孤龙说。

“吓不倒你？”

独孤龙淡淡一笑，未置可否。

“第二批去送死的是四个人。”蓑笠汉子注视独孤龙半晌，接着说。

“这四个人应当更高明一点？”

“那还用说？”蓑笠汉子道：“领头的就是这三人的师

父。”

“常铁树？”独孤龙悚然道：“捕快之王常铁树？”

常铁树是天下第一名捕常青山之子，子承父业，大有青出于蓝之势。常青山死后，天下捕快公认常铁树为王。他也不负众望，年届四十已破大案三十八起，捕盗一百八十三个，从未失过手。”

蓑笠汉子惋惜地叹道：“捕快之五如今只好到阎王爷那里去做捕鬼之王了。”

独孤龙问：“其它三个呢？”

蓑笠汉子道：“王渎；马千里；郭无忌。”

独孤龙怔了一下，半晌无语。

王渎是少林俗家弟子中第一武林高手，五年前投入官府，当了捕快。

马千里出身于武林世家，手中一柄游龙剑杀得洛阳道上悍匪闻名丧胆。

郭无忌性格怪癖，亦正亦邪，江湖黑白两道人人之为之头痛。参与破案，也许是别有用心。

这三人论及捕盗缉凶，当然不如常铁树头脑精明，但其武功之高，已跻身于江湖一流高手之列。

纵然是单打独斗，江湖中能杀他们的人已经不多，而能同时杀他们联手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独孤龙自忖，自己绝对办不到。

他忍不住问：“他们是怎样死的？”

蓑笠汉子嘴角浮上一抹苦笑，道：“他们倒是赶到了